

第一章 重生的抉擇

盛安二十二年，九月二十九。

昨兒個又下了一場雨，大雨傾盆而下，落了一夜才將將停止，清晨枯黃的樹葉落了一地，混雜著雨水層層疊疊鋪在地上，整個鎮北侯府一片蕭索。

丫鬟們一早就爬了起來，正拿著掃帚清掃枯葉，天灰濛濛的好似又要下雨，因著有風，好不容易攏起的樹葉時不時被吹散。

其中一個丫鬟忍不住抱怨一句，「傍晚就要舉辦婚宴，不僅地得掃乾淨，喜牌喜綢也得重新掛，近日陰雨連連可苦了咱們，天公真是不作美。」

府裡要辦喜事，這幾日都風雨交加，也不知今日究竟如何？婚期是一早定好的，要入門的是出身高貴的郡主，別說下雨，就是下刀子也得照常迎娶。

思及這樁親事，丫鬟們難免想起鐘璃，畢竟表少爺本該娶她，誰料橫空跳出個郡主。

其中一個丫鬟不由歎口氣，「表少爺要娶郡主，也不知鐘姑娘何去何從？」

鐘璃雖是鎮北侯的繼女，卻生得妍姿豔質又乖巧可人，一向得老夫人喜愛，老夫人早就想將她許給表少爺，兩人即將訂親時卻趕上母親鐘氏去世，這才拖延下來。本以為等孝期一過兩人就能喜結連理，誰料去年賜婚聖旨突然降臨侯府，為表少爺和安雅郡主賜了婚。

這道聖旨看似來得突然，明眼人卻都清楚，郡主早就惦記上了表少爺，表少爺對她也並非無意。

一個是無依無靠的孤女，一個是身分尊貴的郡主，會選誰本就是一目了然的事。另一個丫鬟譏笑道：「她能何去何從？自然是給表少爺當妾唄，本就生了一張狐媚臉，一個寄人籬下的孤女，哪裡能給表少爺當正妻？」

「就是，也就老夫人善心，可憐她無父無母才想將她許給表少爺，如今表少爺被點了探花郎定然前途無量，她卻名聲盡毀，給表少爺當妾也不算辱沒了她。」

秋月端著藥往摘星閣走時，恰好聽到她們的議論，見她們又公然議論自家主子，眸中閃過一抹惱怒，快步走了上去，「再背後嚼舌根，看我不撕爛妳們的嘴！」她是鐘璃身邊的大丫鬟，向來潑辣，幾個小丫鬟有些怵她，訕訕閉了嘴，秋月擔心鐘璃的身體沒過多停留，狠狠瞪了她們一眼便繼續往摘星閣走去。

自打蕭盛被賜婚後，秋月聽過太多諸如此類的言論，好似她們姑娘就只能當妾，若夫人還在，表少爺又豈敢這般對待姑娘？無非是欺負她們姑娘沒人撐腰罷了。想起姑娘強顏歡笑的模樣，秋月心疼得不行，靠近摘星閣時才壓下滿腹的心酸。室內一片昏暗，青花纏枝香爐內點著熏香，裊裊升起的煙霧盤旋在室內久久不散。睡夢中，鐘璃再次作起了噩夢，說是噩夢不太準確，那是兩年前已經發生的事——繼兄露出猙獰的嘴臉，竟夥同三妹妹在她生辰宴上對自己下藥，鐘璃刺傷他，從前院逃走時藥性已然發作。

後有追兵，她偏偏衣衫不整，臉頰緋紅，前院到後院又隔著曲折環繞的走廊，為保名聲，她跌跌撞撞闖入了表少爺蕭盛房中。

她印象中的蕭盛光風霽月，行事坦蕩，是君子中的君子，總能對她施以援手，鐘

璃便天真地以為他定會盡力幫她，豈料不過是從狼窩跳入火坑。

三姑娘帶著眾貴女闖到蕭盛的住處時，她衣衫盡濕，尚在冷水中泡著，迷離的雙眸、雪白的脖頸，無一不引人遐想。

在外人眼中便是她自甘墮落，不顧母親孝期公然勾引蕭盛，當真是恬不知恥、放蕩無度。一夜之間她就從雲端跌落，成了人人鄙夷的存在。

鐘璃驚醒時胸口悶得有些喘不過氣，秀美的眉頭不自覺輕蹙了一下，披上衣衫坐了起來。

少女烏髮及腰，靡顏膩理，宛轉蛾眉，哪怕脂粉未施，依然欺霜賽雪，美得令人心驚。

外面又刮起了風，窗戶吱吱作響，冷風透過窗牖的縫隙吹進些許，鐘璃吸進一些涼氣，不受控制地一陣咳嗽。

她咳得厲害，瘦削的肩膀止不住輕顫，一股腥甜湧上喉間，她拿帕子捂住了嘴。

秋月將剛煎好的藥放在了八仙紫檀木桌上，連忙倒了杯熱水快步行至她跟前，見她咳得幾乎喘不過氣，帕子上又染了血絲，秋月眼睛猛地一紅。

她聲音微哽，啞聲道：「姑娘，先喝口水潤潤嗓子吧。」

鐘璃搖頭，這些天她喝了不少水，咳嗽並未好轉，如今看到水心中直犯怵，「先喝藥吧。」

秋月將藥端了過來，對上她泛紅的眼眸，鐘璃才彎彎唇，笑得甜美又乖巧，「妳不必擔心，我按時喝藥，多養養就好了。」

她的身體是從兩年前變壞的，當時她中的藥毒性很烈，在沒有解藥的情況下，唯有男女交合方可解毒。

她闖入蕭盛房中時意識已有些恍惚，被他扶住時本能地勾住了他的脖頸，寒冬臘月，她的身體卻無比燥熱，直到衣衫滑落肩頭，冷風驟然襲來，鐘璃混沌的意識才清醒一些。

她是大家閨秀，從小到大受到的教導讓她做不到無媒苟合，她與蕭盛尚未成親，又豈能這般醜陋地糾纏在一起？

鐘璃懇求蕭盛離她遠一些，為了保持清醒，不惜打碎了一旁的花瓶，意識迷離時就會在手臂上劃出一道血痕，道道血痕深可見骨，終是讓她沒再那般難堪。

蕭盛黑眸暗沉，無奈之下將她放到了冷水中。

她在冷水中泡了許久，解藥又服下得太晚，毒性沒能完全清除才損傷根本，時常纏綿病榻，巴掌大的小臉瘦得沒有丁點肉。

秋月心疼極了，眼眶又有些發紅，她一直都很自責，怪自己沒有看好主子才讓小人得逞，害她至此。

鐘璃忍著難受將藥一飲而盡，抬眸時恰好對上她泛著水光的雙眸，不由輕歎一聲，勸道：「我真沒事，按時喝藥總能養好，承兒怎麼樣？可有乖乖吃飯？」

顧承是鐘璃唯一的弟弟，是鐘氏改嫁到鎮北侯府後生下的孩子，今年九歲，怕將病氣過給他，鐘璃最近都沒陪他用膳。

「小少爺一切都好，昨兒個還多吃了半碗飯，得知表少爺辜負您後，小少爺氣呼

呼的還想給您出氣呢。」

秋月說到一半才意識到說錯了話，神情有些訕訕的。小少爺與尋常孩童不同，自打四歲摔傷腦袋後神智就永遠停在四歲，不論發生何事主子都瞞著他，是丫鬟嘴碎才讓小少爺聽到幾句，好在他心智不成熟很好糊弄，如今已被張嬪安撫住，秋月怕鐘璃擔心才瞞著此事。

鐘璃追問了幾句問出始末，得知張嬪已處理好此事，總算鬆口氣，承兒雖懵懂卻最是護著她，鐘璃並不希望府裡這些骯髒之事影響到他。

提起表少爺，秋月就恨得牙癢癢，「老天都跟他過不去，一連幾日都是雨天，讓他辜負姑娘，合該倒楣。」

鐘璃的神色卻很平靜，「沒人規定他必須娶我，我和他的親事本就只是口頭之約，就算沒有賜婚聖旨，他想娶誰也是他的自由。」

秋月的眼窩一陣酸澀，「本就是他背信棄義辜負了您，若非他，姑娘也不會名聲盡毀。姑娘難道不怪他嗎？」

鐘璃眼睫微顫，嫩白的小手下意識攥緊了被子。

怪嗎？她至今還記得被人指指點點的滋味，在她最狼狽的時候，三妹妹卻帶著眾貴女闖了進來，她的一切不堪都暴露在青天白日下，她至今記得眾位貴女震驚鄙夷的目光。

她們離開後她還愧疚極了，覺得是她連累了蕭盛的名聲，卻從未想過三妹妹之所以會來，其實是他一手促成的。

他從始至終就沒想娶她為妻，也是，一個仰人鼻息的孤女又怎能給他的仕途帶來幫助？他心中清楚，以她的驕傲只怕不肯委身做妾，才故意讓人撞見這一幕。他略施小計就讓她死心塌地，一心等著他的提親，等來的卻是他拙劣不堪的哄騙——

「聖上賜婚我不得不從，本有苦難言，璃妹妹理應知曉我的心意，我心中只有妳，妳放心，就算日後妳只能是妾，我也斷不會委屈了妳。」

他哄她時那般愧疚，以至於她從未想過，他的有苦難言實則是圖謀良久，直到親耳聽到他對郡主的甜言蜜語，她才意識到自己有多傻。

鐘璃唇色泛白，半晌才吐出一口濁氣。

比起怪他，她更恨自己。恨自己識人不清，恨自己沒能早日認識到人心的骯髒，更恨自己的無能，就算認清了他們的真面目，為了弟弟也只能留在鎮北侯府。

天陰沉沉的，總歸沒再下雨，在丫鬟小廝的忙碌下府裡很快就煥然一新，到處張燈結綵，總算有了點辦喜事的樣子。

各處都忙碌著，唯有摘星閣顯得異常安靜，鐘璃喝完藥後院中傳來一陣喧譁，有腳步聲也有爭執聲，亂哄哄的鬧成一團，因窗牖緊閉，鐘璃聽得並不真切。

秋月透過支摘窗往外看了一眼，院中站著一個身姿筆挺的男子，他身量高，面容俊朗，身上的玄青色交領直裰尚未換成喜服，此刻那張溫潤如玉的面孔上帶著些

許羞愧，正是表少爺蕭盛。

秋月面上閃過嫌惡，根本沒料到他竟還有臉登門。

此刻蕭盛正好聲與夏荷打著商量，說想見鐘璃一面，夏荷站在他對面攔著沒讓他進。

夏荷也是鐘璃的貼身丫鬟，與秋月的潑辣不同，夏荷性子溫婉，素來文靜端淑，饒是如此，此刻她的語氣也說不出的冰冷，「今日是表少爺大喜的日子，您不去待客迎親，反而來了這裡，就不怕再耽擱下去誤了吉時，惹新娘子不喜嗎？」蕭盛好不容易才尋了空檔過來，沒料到一貫斯斯文文的夏荷會一再阻攔他，他神色不變，堅持道：「還請夏荷姑娘通傳一聲。」

秋月不無厭惡，扭頭對鐘璃道：「是表少爺來了。」

鐘璃紅唇微抵，她在秋月的服侍下盥洗了一番，見蕭盛依然沒有離開的意思，鐘璃神情微冷，目光瞥到院中的菊花才有些愣怔。

鐘璃眼睫輕顫，「讓他進來。」

見她總算放行，蕭盛心中鬆口氣，他就說璃妹妹心中肯定還是有他的，待她冷靜下來他總能將人哄好。

蕭盛進來時一眼就被她吸引了去，鐘璃生得美，因身體抱恙，容顏有些憔悴，蒼白的小臉瞧著懨懨的，越發惹人憐愛，他心中的煩躁不自覺退了大半。

那日他與郡主「互訴衷腸」時被鐘璃聽了個正著，他這個正主委實有些尷尬，他也曾試圖對鐘璃解釋，她卻不肯見他。

蕭盛進門後正欲解釋，對上的卻是她那雙疏離到極致的眼眸，他心中無端一緊，竟不知該如何措辭。

鐘璃紅唇微抵，聲音雖軟卻透著清冷，「蕭公子剛被賜婚時我便說了，從此你我再無干係，蕭公子乃外男，以後莫要再登門。」

以往她都隨府裡的姑娘喊他一聲表哥，「蕭公子」一出，蕭盛心中不由一沉。

鐘璃說完，指了一下院中的花，「你離開時，把你送的東西一併搬走吧。」

這是她十四歲生辰那日蕭盛送來的生辰禮，是一盆品相極好的墨菊，花色如墨，十分漂亮。

蕭盛至今還記得她收到禮物時亮晶晶的眸，她分明說過定會好好照顧它，如今竟連這盆墨菊都要退給他。

蕭盛眸色微暗，饒是此刻，他依然顯得風度翩翩，芝蘭玉樹一般。

被點為探花郎後他就入了翰林，他畢竟年輕，饒是八面玲瓏，初入官場難免力不從心，近來郡主也在跟他鬧，甚至撂下狠話不許他再見鐘璃。

他本就疲憊，近來心緒頗亂，為了鐘璃，他自覺付出頗多，見鐘璃句句都在與他撇清關係，耐心逐漸告罄，可他心中有她，不知惦記了多久，終是軟了聲音，哄道：「婚期早就定了下來，今日的迎娶勢在必行，多少雙眼睛盯著，璃妹妹也不忍心我為妳罔顧禮法吧？」

鐘璃目光疏離，眸中閃過譏諷。

蕭盛揉了揉眉心，再次妥協，「我與郡主不過是逢場作戲，我鍾情的是妳，待郡

主回門過後我就稟明外祖母，讓她做主將妳賜給我，妳會是貴妾，日後我會想法將妳提成平妻，好嗎？」

鐘璃只覺得好笑，實際上她也確實笑了。

他的鍾情還真是廉價，嘴上說著鍾情，背地裡卻將她推入深淵。說來也是她眼瞎，直到撞破他與郡主的事才開始懷疑他，不料一切竟真是他做的，想到自己曾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中，鐘璃心中只剩厭惡。

鐘璃不想再與他糾纏不清，冷聲道：「蕭公子無須故作深情，還請你帶上東西儘快離開。」

見她這般冥頑不靈，蕭盛心中也有些惱，若沒他護著，她又豈能完好無損地站在這裡？旁人暫且不提，單一個被封為燕王的大皇子就夠她喝一壺的。

「妹妹以為我為何要娶郡主？怪就怪妳生了一張禍水臉，尋常人根本護不住。」鐘璃心口堵得發慌，指尖顫了又顫，舌尖都聞到一絲腥味，怎麼也沒料到他竟能說出這番話，他想攀高枝就罷了，竟拿她做藉口！

她閉了閉眼才壓下胸中翻滾的膩味，維持著最後的體面，道：「秋月，送蕭公子出去。」

她性子軟，態度甚少這般強硬。

蕭盛站著沒動，他本就心煩意亂，這才一時失言，對上她厭惡的雙眸後心中一慌，「璃妹妹……」

鐘璃轉身就要離開。

蕭盛沉沉注視著她，一時竟無比後悔兩年前沒直接睡了她，這才讓她有底氣一再拒絕他。沒有他，她只會比現在更慘，想獨佔她的人不只他，想要她命的人也絕不只郡主。

他壓下心中的不悅，攥住了鐘璃的手，聲音異常清冷，「三日後我會稟明外祖母為妳我做主，我相信妹妹是聰明人，該如何選心中必然有數。」

她厭惡地去甩他的手，卻沒能甩開。

少女肌膚細膩如玉，入手一陣光滑，讓人流連忘返，她實在太美，紅襦白裙下玲瓏有致的身軀妖冶柔媚，蕭盛一時受了蠱惑，不由攥緊了她的手腕。

鐘璃只覺得胸口悶得厲害，眼睛一陣灼熱，又斷斷續續咳了起來，這次吐出的不再是血絲，而是大口的血液。

蕭盛心尖一顫，不禁愕然。

夏荷和秋月瞳孔驟然一縮，飛速奔到她跟前。

鐘璃腦海中有什麼悄然劃過，呼吸有些急促，身體痙攣時，黑紫色的血液順著眼角流了出來，襯著她瓷白的小臉異常恐怖。

「承兒……」她無聲低喃，試圖去抓秋月的衣袖。

秋月和夏荷忍不住哭出聲，鐘璃如玉般光滑的手已無力垂了下來，她那雙黑亮的眼眸睜得圓圓的，至死也沒能閉上。

盛安二十年，十二月十五。

室外陽光西斜，大片的金光灑了下來，在琉璃瓦上折出漂亮的光暈，意識回籠時，鐘璃只覺後腦杓疼得厲害，「承兒……」

她低低喚出聲，身體痙攣般的疼已經消失殆盡，她伸手摸了一下雙眼，刺骨的疼消失了，眼睛也不再流血……她是被救了嗎？

不待她釐清頭緒，一道聲音就拉回了她的思緒。

「嘖，醒來得還挺快。」聲音怪腔怪調的，正是鐘璃的繼兄顧霖。

顧霖換了一身雪白色常服，他剛沐浴完畢，墨髮垂在身後，高大的身軀透著一股危險，他幾步走到了床前，居高臨下審視著鐘璃，面上是毫不掩飾的厭惡和快意。他一直為母親不平，她走後才不過兩年父親就娶了鐘氏，鐘氏畢竟是長輩，他再討厭也不敢欺辱頂撞。

鐘璃則不同，他對鐘璃的厭惡向來毫不掩飾，這種厭惡不知何時變了一股味道，每次在青樓尋歡作樂時，眼前都會閃過鐘璃那張臉。想將她關在房中狠狠欺負，想看她哭著求饒，只是一想到她瑟瑟發抖的模樣，他就興奮地渾身戰慄。

他傲然睥睨著鐘璃，不放過她臉上每一絲懼怕。

鐘璃捂著額頭坐了起來，率先映入眼簾的是床尾那座羊脂白玉雕刻成的玉貔貅，貔貅通體溫潤，雕工精湛，足足有七八歲的孩童那麼高。

貔貅後是一架獨佔一面牆的金絲楠木博古架，博古架上有翡翠萬壽紋如意、五彩仕女紋罐等，每一樣都價值不菲。

這分明是顧霖的房間，顧霖是鎮北侯府的嫡長子，從小含著金湯匙出生，因母親走得早，顧老夫人和鎮北侯都很溺愛他，屋內有不少珍貴的古玩。

鐘璃僅來過這裡一次，是兩年前暈厥後被顧霖擄來的，為了逃走，她曾用玉貔貅後面的花瓶砸傷過顧霖。

鐘璃心臟驟縮，目光落到了顧霖身上。

顧霖衣襟半敞，光潔的胸前有幾道血痕，是昨夜寵幸的姑娘給他留下的，他逆光站著，哼笑道：「藥性竟還沒發作，身子骨倒是不錯。」

一模一樣的話令鐘璃驚愕萬分，她這是又作夢了？不，夢境不該如此真實。

不論是室內的佈局，還是顧霖身上清晰的抓痕，都不是夢境能夠解釋的，鐘璃使勁握了一下掌心，疼痛感襲來，她眸中逐漸多了點不敢相信。

她這是回到了噩夢的開端？

上一刻她還以為自己要死了，心中滿是絕望和不甘，恨上天對她的不公，這一刻鐘璃幾乎要喜極而泣。

顧霖伸手挑起了她的髮絲，鐘璃厭惡地撇開了腦袋，只覺得他泛著涼意的手猶如毒蛇的蛇信，令她胃中一陣翻江倒海。

察覺到她的抗拒，顧霖更加興奮了，「躲什麼？一會兒還不是要求著小爺寵幸妳。」

鐘璃心尖微顫，這才意識到她的處境，她雖重生了，卻不幸回到中藥後，身上的不適感逐漸蔓延開來，像是有成千上萬的小螞蟻在一點點啃咬著她的肌膚，吞噬著她的血液。

鐘璃咬著唇沒吭聲，鎮北侯是武將出身，他的長子就算再廢物也曾習過武，她一個弱女子，力氣根本比不上他。

她在等，等顧霖再多喝點酒。

時間一寸寸流逝，顧霖果真拎起了酒壺，他慣愛飲酒，為了好好享受，還在酒裡加了助興的藥，酒喝完才朝鐘璃走去。

「瞧小臉紅的，是不是很渴望哥哥的碰觸？」

他略顯急躁地撲了過來，腦袋搭在鐘璃肩上，去嗅她身上的清香。

鐘璃心中一陣反胃，身子緊繃了起來，她看過醫書，記得致暈的穴位有哪些，下一刻她舉起簪子狠狠扎在他耳後穴，另一隻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唇。

男人昏厥過去時，鐘璃呼吸急促，身子一軟跪在了床上，身上滿是冷汗。

她赤著腳下床，抖著手從牆壁上取下一把寶劍，憎恨和厭惡充斥著整個胸腔，兩年來一個又一個噩夢險些將她擊垮，顧霖正是她整個噩夢的開始。

殺了他，殺了他……

腦海中有個聲音不停叫囂著，她抽出寶劍對準顧霖，這樣一個畜生不如的東西，活著也只會糟蹋更多姑娘。

真正動手的那一瞬，她想到了顧承，想到了寄人籬下的處境，鐘璃手抖得厲害，理智在一點點回籠——顧霖如果出事，鎮北侯勢必徹查今日之事，她沒辦法乾淨地收尾。

鐘璃顫著手又收回了寶劍，眼淚一顆顆砸了下來，這一刻，她恨極了自己的無能。她只能一遍遍告訴自己，不能因一時衝動連累承兒，目前的她根本承受不起任何人的報復。她會親手毀了顧霖，但絕不是現在，必須更隱祕更謹慎，讓人查不到她身上才行。

鐘璃抱著寶劍癱坐在地上，身體的不適越發強烈，鐘璃晃了晃腦袋，摸到了自己的繡花鞋。

這次她沒有跳窗，而是拎著寶劍挺直背走了出去。

顧霖雖膽大包天，其實也怕事情敗露，她畢竟是他名義上的妹妹，也很得顧老夫人喜愛。他敢直接下手無非是覺得鐘璃就算被欺辱了，也只能吃下這個悶虧，只要顧承那個小傻子還在侯府待著，她就不敢離開更不敢報官。

實際上，他一早就將院中的奴才調了出去，如今院子裡只有一個人，他是顧霖的心腹，知曉顧霖一切祕密，上一世正是他在後面追趕鐘璃。

鐘璃提著劍出來時，康毅心中一慌。

鐘璃眉眼疏離，冷冷道：「不想他死，趕緊去喊大夫。」說完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鐘璃眼神太冷，再也沒了往日的膽怯，乍一瞧很是唬人，康毅擔心主子的身體，沒敢追她，抖著腿衝到了室內，見主子一動不動躺在床上，他險些嚇得魂飛魄散。

鐘璃踉踉蹌蹌走出了小院，寶劍實在太重，從她掌中滑了下來，她踉蹌著扶住了牆壁。

滾燙的呼吸幾乎要將她灼燒一般，她的視線也有些迷離，一時站不穩，她扶著牆根，緋紅的小臉上再次溢滿絕望。

向左轉是蕭盛的住處，向右轉是三叔的住處，怕康毅反應過來後會追上來，她毅然朝右走去。

第二章 向三叔討救兵

幽風堂院中的梅花燦爛芬芳，一朵朵正嬌妍綻放著，寒風拂過時樹影婆娑，落了一地粉嫩的花瓣，室內，裴邢正懶洋洋靠在榻上翻閱書籍。

秦興恭敬走了進來，提醒道：「主子，該出發了，世子爺等人已經到了畫舫，就差您了。」

「不去。」他眼皮都沒掀一下。

秦興有些為難，遲疑再三，勸道：「主子前幾日不是答應了會考慮？今日您恰好休沐，便去聚聚吧，左右無事。」

裴邢嘖了一聲，「安三給了你什麼好處？」

秦興摸了摸鼻尖，賠笑道：「屬下哪敢收什麼好處，是安世子求到了老夫人跟前，老夫人特意交代了屬下，讓我勸勸您，您總獨來獨往的，身邊連個朋友都沒，她老人家實在擔心。」

他口中的老夫人是鎮北侯府的老太君，也是這世上唯一能勸得住裴邢的人。

裴邢嘖了一聲，終究站了起來。

他隨意換了身絳紫色錦袍，腰封上掛著一枚圓形龍紋玉佩，金黃色的陽光透過窗牖灑在他深邃的眉眼上，那張俊美的臉異常映麗，仔細看卻透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疏離。

難得休沐，裴邢不太想出門，眉眼都透著一抹不悅，他帶著秦興走了出去，才剛走出小院，迎面就撞見了鐘璃。

少女烏髮及腰，跌跌撞撞走了過來，因尚在孝期，她仍一身月白色錦裙，隨著她的走動，裙襬上用金線勾勒的蝴蝶像是活了過來。

她的狀態很不對勁，平素精緻的小臉上染著潮紅，那雙清澈的眼眸也略顯迷離，似璀璨浩瀚的星空，吸引著人前去探究。

秦興眸中閃過一絲詫異。他私下幫裴邢處理過不少事，自然也出入過風月場所，一瞧見鐘璃的狀態就猜出了什麼，他連忙垂下眼睛，沒敢多瞧。

鐘璃也聽見了腳步聲，眸中不自覺添了驚恐，唯恐是丫鬟小廝瞧見她狼狽的一面。眼前有不少重影，一切都霧濛濛的，她晃了晃腦袋，努力睜大眼睛才瞧清面前的人。男人身姿挺拔，五官俊美，緩步走來時，絳紫色衣袍隨風搖曳，頗有種不怒自威的氣勢，正是裴邢。

鎮北侯府的三爺，她名義上的三叔。

鐘璃小小的身體不自覺輕顫了一下，壯著膽子朝他的方向走了幾步，行至他跟前方停下。

裴邢也瞧見了她，他修長的眉微微蹙了一下，盯著她緋紅的臉頰審視了片刻，腳步不自覺停了下來。

鐘璃揚起小臉，怯生生看著他，哪怕他是最好的選擇，這一刻真正面對他時，她還是有些怕。

整個侯府鐘璃最怕的就是他，他雖是鎮北侯府的三爺，實際上卻非顧老夫人的親兒子，顧老夫人邢氏是他的嫡親姨母。

他姓裴，乃韓王之子，是皇上的親侄子，他四歲那年韓王戰死沙場，得到噩耗後他的母妃小邢氏接受不了這個事實，拋下四歲的他投湖殉情。

他是韓王唯一的血脈，父母出事後太后將他帶到身邊親自撫養，他打小性子就怪，父母死後更加不成體統。

聽聞太后剛開始還對他百般憐惜，奈何他就是個混世魔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住在皇宮不到一年時間，就跟幾位皇子全結下了梁子。

五歲大的孩子狠起來著實令人心驚，竟因為一點口角之爭，拿木棍硬生生打斷了太子的腿。他和太子都是太后的親孫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太后讓他道歉他不肯，太后一氣之下將他送到鎮北侯府，丟給了他姨母。

裴邢也是個倔脾氣，不僅沒服軟，當即便改了口，那時老侯爺還在世，他張口就喊父親，對姨母的稱呼也成了母親。

皇上都拿他沒辦法，他雖是鎮北侯府的「三爺」，實際上是個沒人敢惹的煞星，如今更是官至錦衣衛指揮使，聽說手段狠厲，殺人如麻。

鐘璃心尖微顫，由於恐懼，意識都清醒了兩分，她顫顫巍巍揪住了裴邢的衣袖，潮紅的小臉都白了一分，「三、三叔，求求你，救救阿璃。」

少女梨花帶雨好不惹人憐惜，被她這樣哀求，只怕是個男人都不忍美人落淚，卻不包括裴邢。

裴邢向來不喜旁人靠近，被她揪住衣袖時輕嗤一聲，直接收攏了衣袖，「救妳？我憑什麼要救妳？」

他那張俊美的臉上是毫不掩飾的譏諷，實際上他並不討厭鐘璃，小姑娘素來乖巧，並未招惹過他，反而每次見了他都跟老鼠見了貓似的，總是避得遠遠的，不得已碰頭時一聲「三叔」也聲如蚊蚋，若非他耳力好，壓根聽不到。

裴邢並不介意，他就喜歡大家躲著他。

鐘璃小臉又白了一分，烏黑的眼眸中不自覺藏了絲絕望，縱使早就料到事情不會順利，她依然覺得難堪。

身體內的螞蟻一點點啃噬著她的血肉，燥熱感猶如海嘯，來得迅猛又霸道，她呼吸略顯急促，嬌豔欲滴的唇緊抿著，泛著潮紅的小臉越發多了絲勾魂攝魄的媚意。她咬了一下舌尖，血腥味逐漸蔓延開來，疼痛的刺激下勉強有了分理智，紅著眼眶，一咬牙在他跟前跪了下來，「阿璃日後任憑三叔差遣。」

少女精緻的小臉上滿是決絕，眸底藏起的情緒也異常濃烈，像是一夜之間就沒了以往的膽小怯懦。

裴邢眉眼冷淡，「起來回話。」

鐘璃沒有聽清，男人絳紫色的衣襬就在眼前，她忍不住伸手勾了一下，洶湧的浪潮幾乎壓制不住，這一刻她只想抱住他的腿，將小臉貼上去。

她戰戰兢兢揪住了他的衣襬，難受地蜷縮成一團，因支撐不住，身體搖搖晃晃，柔軟的臉頰恰好貼在裴邢腿上。

「三叔……」

裴邢抖了一下腿，少女柔軟的身軀輕輕晃了晃，又靠到了他腿邊，像極了他六歲那年養的小奶貓，柔軟無害，平日溫順得像隻小白兔，被搶了食物後卻會露出凶態，賭上一切去咬他。

裴邢盯著她瓷白的小臉瞧了片刻，扯出個笑，他五官俊美妖冶，笑起來卻透著絲絲涼意，極盡昳麗又無端有些嚇人。

下一刻，裴邢彎腰將鐘璃拎了起來，拎貓崽子那樣拎著她的衣領，直接將人從地上揪了起來，衣領裂開的聲音響起，他嘖了一聲，嫌棄地看了布料一眼。

衣料裂開後，少女瓷白細膩的後頸露出些許，他拎人的動作總算停了下來。

鐘璃沒站穩，嗚咽著倒在他懷中，小腦袋砸在了他胸前，不僅不疼，她毛茸茸的腦袋還很柔軟，看著很好摸的樣子，更像那隻小奶貓了。

裴邢無意識揪了揪她烏黑的髮。

鐘璃試圖站穩，小臉卻在他胸前蹭了蹭，她眼尾泛紅，淚珠兒撲簌簌砸了下來，顯然怕他一怒之下掐死她。

「三、三叔……」

她聲音又軟又糯，靠著最後一絲清醒，本想再求求他，誰料男人聽到後卻一掌劈暈了她，也不知是否嫌她囉嗦。

裴邢直接將人抱了起來，折返回小院。

秦興眸中閃過詫異，他都準備給辛玥傳信讓她過來幫忙了，鐘璃畢竟是鎮北侯的繼女，又得老夫人喜愛，遇見了總要搭把手，誰料主子竟主動管了這事。

裴邢做事向來隨心所欲，秦興沒敢多問，下一刻便聽到了主子的吩咐——

「將趙大夫喊來。」

秦興領首，身形一閃消失在原地，又派小廝往畫舫走了一趟，看來主子是去不成了。

裴邢喜靜，院中一向沒有閒雜人等，幽風堂內除了他和秦興，書房門口僅一個護衛守著，瞧見主子抱著一個姑娘進來時，護衛不由怔了一下，正遲疑著是否過去搭把手，裴邢已經抱著鐘璃入了內室。

他直接將鐘璃丟到榻上，少女被摔得「嗚」了一聲，眼睫顫了顫卻沒能醒來。

青松堂內，蕭盛正在書房看書，他在會試取得了較好的名次，來年三月要參加殿試，最近這段時間時常泡在書房。

往日讀書時他甚少犯困，今日不知為何竟打了個盹，醒來時一陣心悸，似是弄丟了什麼重要的東西。

他站起來時一陣頭暈，沒能站穩，整個人直挺挺摔了下去，小廝的驚呼聲傳來時，蕭盛已暈厥了過去，把小廝劉順險些嚇死。

顧老夫人膝下僅有一個女兒，她福薄，生蕭盛時血崩，年紀輕輕就沒了，蕭盛是顧老夫人僅有的外孫，打小養在膝下，顧老夫人一向疼他，他若出個好歹，劉順

這條命都不夠賠。

他一邊讓人去喊大夫，一面去查看蕭盛的情況，「少爺、少爺，您這是怎麼了？」蕭盛陷進了冗雜的夢境——

鐘璃被表兄陷害後闖進他房中，為了牢牢抓住她，他冒出一個卑劣的念頭……隨即便是自己金榜題名，大皇子為了得到鐘璃對他頻頻施壓，畫面一轉是他與郡主大婚那日，黑紫色的血液從鐘璃眼中流了出來，她倒在秋月懷中再也沒能醒來……

雖只是零星的畫面，卻真實到令人窒息。

蕭盛驚愕萬分，無論如何也沒料到，她竟會在他面前沒了呼吸，他算計了一切，她的名聲，他的婚姻，只為將她留在身側，不想到頭來，竟什麼都沒能抓到……蕭盛只覺痛徹心扉。睜開眼睛時眼神也空洞洞的，刻骨銘心的痛幾乎讓他喘不過氣，心中有個聲音告訴他，這並非是夢，這是即將到來的事，抑或是上一世已經發生的事。

她會死在他跟前，留他一個人。

他試圖閉上眼，想多夢到一些，究竟是誰害了她，為何他靠近後她卻吐了血，但一切都徒勞無功，他沒能再次陷入夢境。

見他醒了，劉順喜極而泣，「少爺，您總算醒了，剛剛嚇死奴才了。」

夢中，早在聖上為他和郡主賜婚時，他身邊就沒了劉順，劉順是他用得最順手的一個小廝，除非身死，不可能消失不見，難不成他真出事了？蕭盛忍不住捶了捶腦袋，想多想起一些事，依然一無所獲。

他攥住了劉順的手臂，啞聲道：「今兒是什麼日子？」

劉順有些疑惑，「主子不記得了？今兒是三姑娘的生辰宴，您還讓小的給她送了一支珠釵呢，鐘姑娘竟也出席了，您沒瞧見，她送的雙面繡驚豔了全場。」

夢中，璃妹妹送三妹妹的確實是雙面繡，她費了不少功夫才繡好，三妹妹因嫉恨她，勾結顧霖給她下藥。

思及下藥，蕭盛瞳孔一縮，連忙去看沙漏，驚得冷汗涔涔，一顆心頓時提了起來。他抬腳走了幾步想去顧霖那兒瞧瞧，又怕錯過鐘璃，當即對劉順道：「你去顧霖那兒看看有何異常。」

劉順雖擔心他的身體，聽到命令後也不敢耽誤，退下前道：「小的已經讓人請了大夫，少爺若是不適就去床上躺會兒。」

蕭盛沒應，只催促道：「快去快回。」

他在房中左等右等，卻沒能等來鐘璃的身影，一顆心猶如被放在油鍋裡慢慢炙烤。劉順很快回了話，「大少爺似是被人打傷了，剛剛小的瞧見大夫提著藥箱匆匆走了進去。」

蕭盛眼皮一跳，果斷站了起來，對劉順道：「你帶人出去尋一下璃妹妹，不要大張旗鼓地尋，瞧見她後第一時間通知我。」

鐘璃醒來時已是半個時辰後，只覺得口中澀得厲害，像是剛吞下什麼難吃的東西，黏稠苦澀，令人窒息。

從床上爬起來時，她腦袋懵了半晌才記起之前的事，連忙抬頭左右巡視了一圈，果然在室內瞧見了裴邢的身影。

他換了一身暗紅色常服，正窩在寬大的籐椅裡雕刻著什麼，他身姿懶散，俊美的五官沐浴在火紅色的晚霞中，瑰麗俊逸，不開口說話時竟也有幾分光風霽月之感。鐘璃沒敢多瞧，慌忙從榻上爬了起來，體內的不適感雖尚未完全退下，卻比之前舒服許多，不至於讓她理智盡失。

上一世饒是泡在冷水中，為了保持清醒她也劃傷過手臂，此時她隱約能察覺到，體內的毒暫且被壓制住了。

鐘璃下了床，心中只餘感激，她走到裴邢身前直接跪了下來，雙膝即將觸地時卻被男人驟然伸出的腳尖擋了個正著。

鐘璃嚇了一跳，反應過來時，雙手本能抓住了他的腿，抬頭恰好對上男人糟心的目光。

「動輒下跪，妳娘就是這麼教妳的？」

鐘璃臉一紅，連忙站了起來，在她被毒死前，他已經登基為帝，在鐘璃眼中，他不只是鎮北侯府的三爺，更是那個為了復仇，踩著無數屍骨，踏上高位的新帝。換成旁人她也不至於下跪，她實在畏懼他的手段，侯府深似海，隨便一個人都比她有能耐，她想要尋求他的庇護。

這次她僅是行了個萬福禮，「謝三叔救命之恩。」

裴邢收回腳尖，不置可否地瞥了她一眼。

少女眉眼沉靜，怔怔站在那裡，水眸中泛著一絲微不可察的緊張，這個發現讓他唇邊扯出個詭異的笑，「又不是白救，說說，妳能付出什麼？」

比起面對蕭盛的虛偽，裴邢的明碼標價讓鐘璃逐漸放鬆了下來，她想了想，認真道：「阿璃願做牛做馬，為您效勞。」

裴邢掃了一眼她的小身板，「做牛做馬？妳覺得我缺奴婢？」

被他這般盯著，鐘璃有些頭皮發麻，白皙柔嫩的小手不自覺交握著，一時有些羞愧難當，除了做牛做馬她還有什麼？

鐘璃不清楚，她只知道她不能死，無論如何都得好好活下去，沒了她，承兒又哪裡活得下去？實際上她一無所有，既沒有靠山又沒有金銀……這個認知讓鐘璃心中充滿了絕望。

裴邢似笑非笑盯著她，他喜歡欣賞眾人被逼到絕境時的表現，有人痛哭流涕，有人跪地求饒，不知她會是什麼反應？

察覺到他的目光始終落在她身上，鐘璃不自覺咬了一下唇，不，她並非一無所有。她生了一張好皮囊，連老夫人都說她這張臉比京城第一美人還要美，繼兄給她下藥，看中的是她這張臉；蕭盛想哄她當妾，瞧上的也是她這張臉。

鐘璃鼓起勇氣對上他的目光，男人眼眸深邃，眸底雖泛著興味卻並不淫邪，他已然二十三歲，直至今日身邊連個通房都沒有，比起那些好色之徒，難得清心寡慾。

上一世因毒性未能及時除掉，她時常臥病在床，許多事都力不從心，如果失身能換個健康的身體，也沒那麼糟糕。

鐘璃不由咬緊了唇，一時很掙扎。

這時裴邢聽到一個略顯局促的腳步聲朝院中走了過來，他自幼習武，已經到了聞聲辨人的地步，不等來人現身，裴邢就猜出了他的身分——

蕭盛，姨母唯一的外孫，她老人家精心教導他多年，一直對他寄予厚望，他卻附庸風雅，沽名釣譽，不論何時都一副溫潤如玉的模樣，虛偽得令人厭惡。

裴邢被送來侯府時才六歲，蕭盛當時三歲，兩人勉強算一同長大，雖輩分不同，卻共同被顧老夫人教導著。

裴邢隱約記得，姨母有意將鐘璃指給蕭盛，他好像也鍾情於她，這丫頭不去尋蕭盛反倒跑來找他，莫不是也發現了蕭盛的表裡不一？

裴邢眸中閃過興味，對上少女泛紅的臉蛋，衝她勾了勾手指，「坐上來。」

鐘璃眸中滿是掙扎，羞恥之心讓她僵著身體一時沒動，想到上一世因沒能解毒徹底壞掉的身體，她一咬牙靠了過去，誠惶誠恐地坐在了裴邢腿上。

多個她後籐椅不由晃了晃，鐘璃連忙揪住了他的衣襟，這一扯，男人本就鬆散的衣襟徹底鬆開了，露出了強悍結實的胸膛。

她頗有些騎虎難下，本能想要退縮，對上他幽深的眼眸後心中一慌，退縮的念頭散了個乾淨。

由於太過緊張，少女雙頰紅得幾欲滴血，眼尾不自覺勾出一抹媚意，她紅唇微抿，下定決心一般，小心又無措地湊近了些，粉嫩嫩的唇落在了他臉頰上。

裴邢依然靠在籐椅上，少女湊近時隱約聞到一股極淡的清香，甜甜的，還怪好聞的。

下一刻，她就小心翼翼吻住了他的唇，涼涼的，不僅不令人噁心，還柔軟得不可思議。

裴邢沒有躲，鐘璃緊張得手心都出了汗，心臟也怦怦亂跳，她一時有些失聰，根本沒聽到外面傳來了腳步聲。

蕭盛衝護衛拱了拱手，緩步走進了小院，「三舅舅在嗎？」

他腳步未停，直接朝裴邢寢室的方向走了過來。

小廝將附近搜了一遍，依然沒發現鐘璃的身影，唯有三爺這兒他們不敢靠近，蕭盛不敢耽誤，思索再三，親自來了裴邢這兒。

支摘窗常年大開著，蕭盛剛走到院中就瞧見了室內的場景。

少女臉頰飄紅，正無力依附在男人懷中，細白的手指緊緊攥著他的衣襟，自己那向來邪裡邪氣、喜怒無常的三舅舅，眸中卻閃爍著興味的光芒，任少女吻上了他的唇。

蕭盛腦海中有一根弦猛地斷裂開來，死死盯著室內的兩人，目光幽深暗沉，一時勃然大怒。

無論如何他都沒料到竟會瞧見這一幕，不論是鐘璃的主動還是裴邢的不拒絕，都令他甚為羞惱，被背叛的憤怒險些讓他失去理智。

他大步朝室內走去，不等他靠近房門，一個身著黑衣的男子就從暗處閃出，手中的劍直抵蕭盛的咽喉，「蕭公子，請止步。」

這是暗七，裴邢的暗衛之一，秦興不在時暗七會代替他守門。

蕭盛沒再往前，他瞥了暗七一眼才繼續看向室內，那向來溫和的雙眸裡泛著一絲猩紅。

室內，鐘璃已然聽到外面的動靜，她親吻的動作不由一窒，慌忙移開了唇，她惴惴不安地看了裴邢一眼，裴邢唇邊泛著笑，面上沒有被打斷的不悅，相反，他那雙多情的桃花眼裡滿是笑意。

鐘璃垂下了雙眸沒敢多瞧，隨即男人就摟住了她的腰肢，足尖一點，帶著她閃出了內室，鐘璃猛然一驚，連忙摟住了他的脖頸。

帶著她來到院中後，裴邢才撒手。

蕭盛目光微冷，閉了閉眼才壓下滔天怒火，他只當鐘璃失去理智才會親吻裴邢，當務之急是怎麼解決眼下的問題。

他衝裴邢拱了拱手，致歉道：「璃妹妹醉了才多有打擾，以至唐突了三舅舅，我以後會好生約束她，望三舅舅看在外祖母一向喜愛她的面子上，莫要與她計較。璃妹妹，還不快向三舅舅道歉？」

鐘璃自然沒錯過蕭盛眼中一閃而過的惱怒，那副神情好似她多麼對不起他一般，她權當沒聽到他的話，只靜靜看向裴邢。

少女楚腰纖細，嫵娜娉婷，水眸裡蕩著層層漣漪，一副悉聽尊便的模樣。

被這樣一個美人注視著，換成旁的男人肯定會把持不住，裴邢只輕笑一聲，悠悠對蕭盛道：「你與她有何關係？有什麼資格約束她？」

蕭盛心中有了不好的預感，自打喜歡上鐘璃，他最怕的就是裴邢覬覦她，好在他對女色無感，見裴邢對鐘璃產生了興趣，蕭盛修長的手指不自覺捏成了拳。

他做出一副驚訝的模樣，冷靜道：「三舅舅難道不知道嗎？外祖母早就有心撮合我和璃妹妹，如若大舅母還在，我們只怕已經交換了庚帖。」

裴邢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看向鐘璃。

鐘璃識趣道：「蕭公子慎言，你我並無婚約，更未交換庚帖，我若做錯了什麼，自會道歉，不勞你費心。」

蕭盛瞳孔不由一縮，眸中滿是錯愕。

裴邢瞧完好戲才下逐客令，「既然如此，就別多管閒事，出去。」

蕭盛站著沒動，他面如冠玉，一身白衣，好一個翩翩公子，可惜眸中好似淬了毒，有一閃而過的冷意。

裴邢掃了暗七一眼，暗七再次拔出了手中的劍，劍尖直指蕭盛。

他一向是個瘋子，才不管什麼血緣親情，怕他真讓暗衛動手，蕭盛呼出一口氣，淡淡掃了鐘璃一眼才轉身離開。

鐘璃忐忑不安地望著裴邢，蕭盛的出現打亂了她的計畫，她並不想名聲盡毀，耽誤這麼久，秋月肯定要擔心，她想先回去。

裴邢瞥了一眼蕭盛的身影，拍了拍鐘璃的臉蛋，含笑道：「走吧，明晚過來。」

鐘璃神情一頓，忐忑瞬間襲上心頭，心思百轉間，她終究乖巧點了頭。
蕭盛並未走遠，自然聽到了裴邢的話，他驚疑不定地轉過身，恰好瞧見鐘璃乖乖點頭的模樣。

這一刻，蕭盛臉上的溫和徹底消失不見。

鐘璃走出幽風堂就瞧見了不遠處的蕭盛，他正站在一側的松柏旁靜靜等她出來。他身姿挺拔，身量也高，夕陽西下，淡淡的光影將他籠罩起來，硬朗的五官有一半隱匿在光影中，讓人瞧不真切。

蕭盛深深注視著她，目光中的銳利怎麼也藏不住，見她從自己身側經過時只略一福身就要離開，他總算開了口，聲音又淡又冷，「璃妹妹不解釋一二嗎？」

醒來後他懷疑是郡主毒死她，等她投懷送抱之際他甚至打定了主意，這一世絕不負她，剛剛所見不啻於給了他重重一擊。

他不信鐘璃會喜歡裴邢，以往她分明很怕他，定然是裴邢半路截胡將她擄了去，她一個弱女子又哪裡反抗得了？

思及此，蕭盛身上的冷意總算消散了一些，他望著鐘璃的目光有些複雜，一時不知該怪她生得太嬌媚，還是怪自己護不住她。

他歎息了一聲，道：「我知曉璃妹妹必然是被逼無奈，今日之事我會為妳保密，明晚我會設法保下妳，妳且安心。」

說是保密，他自然有私心，今日之事若傳出去，他與鐘璃的親事肯定會就此作罷，外祖母估計見不得鐘璃受委屈，以鐘璃的身分雖然不能給裴邢當正妻，有外祖母撐腰，她說不準會撈個側妃當當。

她若真跟了裴邢，他們倆這輩子都沒了可能，他不知惦記了她多久，哪裡肯將她拱手讓人？

鐘璃微垂眼睫遮住了眸中的譏諷，敷衍道：「我自有法子，表哥不必操心。」說完福了福身，徑直回了後院，只留給蕭盛一個背影。

蕭盛沒察覺她的疏離，望著她單薄又脆弱的背影抿了抿唇，心疼得無以復加，對裴邢的厭惡更濃了幾分。

第三章 給老夫人上眼藥

前院和後院隔著花園，繞過小橋、曲折的長廊，再往裡走便是摘星閣。鐘璃回摘星閣時，秋月和夏荷正眼巴巴盼著她歸來。

秋月上前一步扶住了鐘璃，「姑娘怎地這個時辰才回來？三姑娘也是，過個生辰花樣還挺多，玩尋寶遊戲就算了，還不許奴婢們伺候，難不成還怕咱們作弊不成？」

今日是鎮北侯府三姑娘顧知晴的生辰，侯府共有五位姑娘，大姑娘和二姑娘已然出嫁，四姑娘和五姑娘一個十一歲，一個才八歲，唯有三姑娘顧知晴和鐘璃年齡相近，顧知晴也愛跟鐘璃玩，鐘璃是真心將她當成了妹妹才前去給她慶生。

吃完酒席，顧知晴便帶著眾位貴女去了侯府的花園，說給各位貴女備了點小禮物，每個人的禮物都藏在園中，要讓大家一一尋找。

每個人尋寶前都得到一個提示，鐘璃紙條上的提示是「水波遙遙無蹤跡，霞光之

下一抹黛，萬紫千紅總相宜」。

鎮北侯府花園面積很大，水榭在北邊，南邊有大片的花壇和怪石堆積成的假山，她的禮物就藏在假山旁。

鐘璃根本沒料到顧知晴會包藏禍心，不僅在她茶水裡下藥，所謂的尋寶遊戲也是為了算計她。她根據提示來到花園時，心懷不軌的顧霖正等著擄走她，沒人知曉被顧霖打暈的那一刻她有多絕望。

她自以為交好的妹妹對她不過是虛情假意，甚至不惜毀掉她，可笑的是，上一世她甚至不知道原因。

眼下並不是算帳的時候，她跨越生死再次回到摘星閣，現在她只想見見承兒。

鐘璃硬撐著扯出一抹笑，「我沒事，這不是回來了，承兒呢？」

秋月道：「小少爺一直在等您回來，也不肯午休，剛剛有些撐不住一直打盹，張嬪嬪剛將他哄睡，正在房裡休息呢。」

鐘璃點頭，朝東廂房走去。

旁的男孩七歲時都會離開母親搬去前院，唯有顧承是特例，母親離開後鐘璃就去顧老夫人那兒求了恩典，如今顧承跟她一起住在摘星閣。

鐘璃進來時顧承睡得正香，張嬪嬪和兩個貼身丫鬟都守在他身側，三人瞧見她，忙起身行禮，鐘璃衝她們搖了搖頭，小聲道：「妳們下去歇會兒吧，我陪他就行。」丫鬟和張嬪嬪退下後鐘璃就坐在床邊，伸手摸了摸顧承的小臉，小傢伙生得粉妝玉琢，眉眼與鐘璃很像，唯有鼻梁和下巴隨了鎮北侯。

他是鎮北侯三十七歲那年才有的孩子，鎮北侯幾乎將他寵到沒邊，可惜好景不長，四歲那年他摔壞了腦袋，鐘氏因為自責一病不起，她身子骨本就弱，竟就此撒手人寰。

鐘璃又摸了摸他的小臉才站起來，對秋月道：「妳出府將柳大夫尋來吧。」

不知裴邢餵了她什麼，身體的不適感在一點點消退，也不知毒性是否能全部解掉，她醫術一般，把脈時只能診出體虛之症。柳大夫醫術了得，許多貴婦都找他看過病，鐘璃怕身體留下病根，才讓秋月將他請了過來。

柳大夫幫她把脈時眉頭一直緊蹙著，半晌才道：「姑娘體虛，氣血本不足，卻又被藥物強行激發過，氣血猶有些翻湧，像是中了毒，好在妳及時服了解藥，毒性已有所克制，以老朽之見，姑娘只需按之前的方子服藥，即可藥到病除。」

他話音一出，秋月和夏荷皆有些愣怔，兩人都不蠢，自然猜出尋寶遊戲沒那麼簡單。

鐘璃溫聲道：「柳大夫能否根據我的身體配置出藥方？」

柳大夫思忖了片刻，道：「老朽之前不曾為姑娘把脈，也不瞭解妳服用過什麼解藥，冒然開藥恐會對姑娘的身體造成傷害，姑娘最好還是繼續服用之前的解藥。」

鐘璃有些失望，很快就露出個笑，「今日多謝柳大夫走這一趟。」

「應該的。」

將柳大夫送走後，秋月和夏荷皆一臉擔憂的望著鐘璃。

兩人是她的貼身丫鬟，始終伴在她身側，今日的事可以瞞著張嬪嬪卻沒法瞞著她

們，畢竟她日後若真與裴邢往來，想瞞也瞞不住。

鐘璃三言兩語說了一下被暗害的事，兩人皆聽得愣愣的，夏荷率先紅了眼眶，秋月則罵道：「一群骯髒玩意竟做下這等事，當真是畜生不如，早晚要遭報應！」

此時，顧知晴的丫鬟明杏也匆匆回了梅苑。

顧知晴將貴女送走後就回來了，她精神一直緊繃著，這會兒還沒緩過來，正靠在榻上歇息，一個小丫鬟跪在身側正給她捏腿。

瞧見明杏回來了，她對身側的丫鬟擺了擺手，「退下吧，別按了。」

別看她年齡不大，卻極有主意，丫鬟小廝在她跟前向來聽話，聞言連忙退了下去。明杏一進來就乖覺地跪在了她腳邊，顧知晴不輕不重地瞥了她一眼，「起來回話，剛剛我怎麼聽丫鬟說府裡請了大夫，大哥不會是把人折騰成重傷了吧？」

她顯然樂見其成，唇角不自覺勾了起來。

明杏伏在地上沒敢起來，腦袋埋得更深了，訥訥道：「大少爺那兒和摘星閣都喊了大夫，鐘姑娘不像受傷的樣子。」

「妳都打聽到了什麼？」

明杏如實道：「奴婢之前怕引人懷疑，沒敢靠近前院，只盯著摘星閣，約摸酉時鐘姑娘才回來，她髮絲整齊，步伐平穩，不像出事的样子，奴婢覺得不妥，去前院打聽了一下，這才得知大少爺早就暈厥了過去，許是沒能得手。」她越說聲音越小，腦袋也不敢抬。

顧知晴不悅道：「真是廢物，到嘴的鴨子都能讓她跑了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！難怪文不成武不就！」

明杏屏住呼吸，大氣不敢出，等她罵完才勸道：「姑娘息怒，鐘姑娘是在咱們這兒中的毒，又是咱們想法將她引到假山處，她如今肯定會懷疑您，接下來咱們要怎麼做？」

若顧霖已經成事，顧知晴自然不屑再與鐘璃虛與委蛇，如今卻不是撕破臉皮的時候。

她忖度了片刻，站了起來，「妳讓人去看看藏在假山裡的禮盒還在不在，隨後陪我去一趟摘星閣。」

明杏恭敬應了下來，小廝很快就抱著禮盒跑了回來，裡面是一支鏤空蝴蝶步搖，談不上貴重，勝在雕工精湛，蝴蝶也異常精緻。

須臾，主僕二人就到了摘星閣。

摘星閣內燈火通明，顧承才剛剛醒來，小傢伙下床後就噠噠噠跑到了鐘璃跟前，一頭扎進姊姊懷裡，脆生生喊她，「姊姊！」喊完，拿白嫩嫩的小臉蹭了蹭她的，儼然已忘了因姊姊不在，自己一個人生悶氣的事。

鐘璃含笑將小傢伙攬到懷中，「正想去喊你呢，天都黑了，再睡下去快成小豬了。」

顧承笑得眉眼彎彎，小手按了按鼻子，「辰哥兒小豬。」他當即哼哼了幾聲，稚

嫩的小臉上滿是天真，「姊姊，像不像？」

四歲的他就是這般天真可愛，上一世一直長到九歲依然如此，鐘璃心酸得厲害，她仰頭眨了眨眼眸，沒讓淚珠兒滾落下來，配合道：「像！」

就在這時，守門的小丫頭走進來通報，「姑娘，三姑娘過來了，說要見您一面。」

秋月輕哼了一聲，嘀咕道：「真是個沒臉沒皮的，做了這種事竟還敢登門。」

鐘璃臉上的笑也收了起來，她捂住顧承的耳朵，才道：「告訴她，我有些累，已經歇下了。」

顧知晴在門口候了片刻，誰料等來的卻是閉門羹。她臉色難看，杏眸裡閃過不快，也沒再糾纏，帶著明杏離開了摘星閣。

走出摘星閣後，明杏才道：「老遠就聽到了那小傻子的笑聲，說什麼已歇下，分明是不想見您，當真是給臉不要臉。」

翌日清晨，鐘璃一早就爬了起來，帶著兩個丫鬟去了顧老夫人的住處，近來顧老夫人的身體每況愈下，鐘璃多少有些擔心她，時常去她跟前侍疾。

顧霖和顧知晴膽敢暗害她，其實也跟顧老夫人身子骨不好有關，她已是六十歲高齡，以往還會過問一下府裡的事，前段時日大病一場，她把府裡的一切庶務都交給了二夫人周氏，如今掌家的正是顧知晴的母親。

鐘璃過來時，顧老夫人已經醒了，她兩鬢髮白，瞧著很是和藹，此刻正靠在榻上讓李嬾嬾伺候著穿衣。

得丫鬟通報後，鐘璃帶著兩個丫鬟走了進來，一瞧見她，顧老夫人眼底就帶了笑，隨即板起臉，道：「妳這丫頭，不是說了祖母身體無礙，不必日日過來，妳正是長身體的時候，也不多睡會兒，怎地又跑來了？」

「我睡得早，這才起得早，反正也睡不著，過來陪祖母說說話嘛，祖母勿怪。」顧老夫人哪是怪她，不過是心疼她。

鐘璃接過李嬾嬾手中的外衫，親自伺候顧老夫人穿衣。

想到幾個月後，她老人家同樣纏綿病榻，鐘璃心中一陣酸澀，上一世她沒有與顧霖等人魚死網破，一是鬥不過，另一方面其實是顧慮太多。

若知曉顧霖對她做了什麼，老夫人只怕能活生生氣死。她四歲時就隨著母親來了鎮北侯府，老夫人稀罕她，一直拿她當親孫女在疼，鐘璃也希望她能平安喜樂地走完最後幾年。

鐘璃這邊剛為顧老夫人梳好髮，就見丫鬟進來通報，說三爺來了，正在外候著。裴邢的母親小邢氏比顧老夫人足足小九歲，兩人的母親走得又早，小邢氏可以說是顧老夫人一手帶大的，兩姊妹感情十分深厚，小邢氏去世後，顧老夫人險些哭瞎眼睛，好在後來將裴邢養在膝下才聊以慰藉。

她真真是將裴邢當眼珠子疼，也就蕭盛能與他相提並論，聽說裴邢來了，精神都不由一振，「快讓他進來。」

鐘璃心中一跳，她以往很怵裴邢，他每次過來時她總會尋個藉口避開，此刻不過

猶豫了一下，就瞧見裴邢走了進來。

他一襲火紅色錦衣，長髮拿綢帶隨意綁著，身姿修長，挺拔中又透著慵懶，其實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張臉，俊美到有些妖冶。

鐘璃四歲那年第一次瞧見他，他不過是個十二歲的少年郎，當時她就險些看呆，如今成年後他依然說不出的俊美，薄唇微勾的模樣活似個妖孽。

察覺到男人的目光掃了過來，她心中一慌，連忙垂下眼睫行了一禮，「三、三叔。」裴邢這才淡淡睨她一眼，少女今日仍舊一身雪白色襦裙，端的是冰肌玉骨，舉止高雅，簡單一個萬福禮都優雅動人，恍若仙人之姿。

裴邢並未多瞧，略一頷首就徑直走到顧老夫人跟前，扶著她老人家的手臂讓人坐在了榻上。

鐘璃道：「祖母，您和三叔肯定有話要說，阿璃就不多待了，承兒估計也該醒了，阿璃明日再來看您。」

顧老夫人握住她的手輕輕拍了拍，「等一下，小玫正在小廚房做糕點，估摸著該做好了，承兒不是愛吃她做的糕點？妳帶回去一些。」

鐘璃也沒客套，屈膝行了一禮，「我替承兒謝過祖母。」

她一向落落大方，言行有度，顧老夫人不由失笑搖頭，「行了，在我跟前不必這麼守規矩。」她這才看向裴邢，笑道：「今兒個怎麼有空過來了？」

顧老夫人讓丫鬟搬了椅子，裴邢坐下後，道：「安三前幾日不是求到您跟前，讓我昨兒個去給他捧場嗎？孩兒實在太忙沒能走開，這不是怕您怪罪？特意一早跑了過來。」

顧老夫人笑罵道：「就會貧嘴，我何時怪過你？」

裴邢笑道：「那是，母親最疼我，哪捨得怪罪。」

裴邢今日來自然不是為了賠罪，賠罪不過是順道的，哄顧老夫人開心而已，他昨晚接到皇上的密令，讓他去調查一個案子，明日就得離開京城，這會兒過來也是順道告別。

得知他明日要離京，顧老夫人有些驚訝，不由多瞅了他一眼，只覺得他走的時機太巧合，她這邊才剛叮囑了老二媳婦讓她幫他相看，他這就要走。

「眼瞅著都要過年了，這會兒走，年前能回得來嗎？」

裴邢道：「要去幽州，不算遠，如果順利，十來天就能趕回來。」

顧老夫人好一番叮囑，裴邢含笑聽著，身上的戾氣都收斂許多，這世上能令他這般尊重的只怕唯有顧老夫人。

交代完要注意安全的事，顧老夫人才繼續道：「你忙完儘量早點回來，別在外躲著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最近我身子骨不行，也沒法幫你張羅，就讓老二媳婦給你留意了，她倒是看中兩個，等你回來可以相看一下，你若喜歡就早些定下來，如今我也就擔心你的親事。」

鐘璃沒料到會聽到這樣一番話，一顆心不由提了起來，上一世她記得裴邢一直沒訂親，要不然她昨日也不會……也不知這一世會不會發生變化？鐘璃忍不住悄悄看了他一眼。

裴邢討饒，「您可饒了我吧，京城二十五六歲沒成親的也不是沒有，我還想多清淨兩年。」

顧老夫人清楚他的性子，平日也甚少催他，她是怕身體萬一撐不住才給老二媳婦提了這事。見他如此抗拒，她歎口氣，勸道：「娶個媳婦又不是多個累贅，京城這麼多貴女，總有讓你滿意的，我也不是硬逼著你成親，怎麼也會先讓你尋個喜歡的。罷了，等你回來再說吧，說不準到時你自個兒就改了主意。」

說話間，小玫提著做好的糕點走了進來，她共裝了兩盒，一盒是給鐘璃，一盒則是給裴邢的。

鐘璃再次起身謝了恩，這才帶著丫鬟離去。

一走出來，她就瞧見了院中含苞待放的臘梅，微風拂過時，淡淡的清香鑽入鼻端，很是沁人心脾。

她走後，裴邢也提出告辭，「等會兒我還得出府一趟，就不多坐了，我不在時母親多注意身體。妳們一個個都盡心伺候著，別讓我知道哪個敢懈怠。」說完，他掃了丫鬟們一眼，神情雖懶散，無形中卻透著一股威壓。

丫鬟婆子跪了一地，一個個不由冷汗涔涔，李嬾嬾率先道：「三爺且放寬心，奴婢定然好生伺候著。」

顧老夫人失笑搖頭，「你甯嚇唬她們，她們哪個都伺候得盡心盡力，璃丫頭也日日往我這兒跑，唯恐我有個不適，你就安心離開吧，不必掛念我。」

她時常無意識提起鐘璃，裴邢對鐘璃的瞭解大多源自顧老夫人的話語，他聽完才笑著告別，「成，那孩兒便不再多操心，明早我走得早，到時會直接離府，就不來打擾您了。」

顧老夫人頷首。

裴邢是一個人過來的，走時自個兒拎起了糕點，顧老夫人想讓小玫送送他，他擺了擺手將人趕了回去。

鐘璃有心等他，走得並不快，誰料才剛走出養心堂就聽見了腳步聲，回頭看了一眼，果真是他。

男人腿長，幾步就走到了她跟前。裴邢沒料到鐘璃會等他，斜長的眉微微挑了挑。他眼眸深邃，被他的目光注視著，鐘璃莫名覺得緊張，尚未開口說話，臉頰率先紅了起來，「三、三叔。」

活似個小結巴。裴邢輕哂，腳步未停，眸中不自覺流露出一絲嫌棄。

鐘璃微微一怔，他腿長步伐也大，幾步就拉開了距離，她連忙追了上去，「三叔。」

裴邢總算停了下來，目光由上到下審視著她，眸中明晃晃四個字——有話就說。鐘璃臉頰又有些熱，她不敢扭捏，小聲道：「您、您昨日讓我今晚去找你，可、可以晚些時候再過去嗎？」

少女臉頰緋紅，水潤的眼眸也透著一股窘迫，她雖答應了他，可說實話，她不敢太早過去。一怕被人撞見，真被瞧見了難免要惹人非議；二是她得親自哄承兒入睡，需要等他睡熟才能出來，不然若他中途醒來要找她，單靠張嬾嬾根本哄不住。她實在有些難為情，小臉紅撲撲的，話音剛落就垂下眼睫，瞧著又羞又窘，小模

樣無比惹人憐愛。

奈何裴邢是個不懂憐香惜玉的，見她說話都不利索，眸中的嫌棄意味更濃了一分，他倒也沒刻意为難，昨日之所以說晚上過來，不過是想氣氣蕭盛，如今蕭盛又不在，他也懶得裝，只略一領首丟下句「隨妳」就邁開了步子。

鐘璃鬆口氣。

秋月和夏荷離他們並不遠，自然聽到兩人的對話，見主子與裴邢果真……兩人眼眶皆有些發紅。

她們瞭解鐘璃，她跟夫人一樣外柔內剛，一旦下定決心，根本不是她們能勸的，回摘星閣的路上兩人皆很沉默。

他們離開養心堂沒多久，顧知晴便帶著丫鬟過來了，顧老夫人醒得早，餓得也早，顧知晴過來時丫鬟已經擺好了早膳。

桌子上有盞蒸鵝、鵪鶉茄、清燉菠菜、清蒸蝦餃，水晶白菜豆腐湯等，每一道量都不多，種類卻很豐盛。

顧知晴是來請安的，這個點自然不算早，她卻絲毫不覺得尷尬，笑咪咪來到顧老夫人身側，挽住了她的手臂，「哎呀，我來得還真是時候，一桌子的好菜，祖母留我一起用早膳吧，我親自給您老人家佈菜。」

她嘴甜，有她在，養心堂能多不少歡樂。

顧老夫人笑道：「行了，坐下一道吃吧，哪用得著妳佈菜。」

顧知晴笑咪咪坐在了她身側，時不時拿公筷給她夾一道菜，顧老夫人年齡大了，不像之前那麼重規矩，也不講究食不言寢不語，顧知晴投其所好，邊吃邊講一些好玩的事，逗得她老人家時不時失笑搖頭。

顧知晴拿起銀箸夾了一塊竹筍，不經意道：「祖母，今日璃姊姊也來了嗎？」

「嗯，妳過來時她剛走沒多久。」

顧知晴歎息了一聲，神情有些苦惱。

顧老夫人喝了一勺粥，拿帕子擦了擦唇才問出聲，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顧知晴有些遲疑，顧老夫人又追問了一句，她才道：「也不是什麼大事，我會自己解決的，祖母別擔心。」

她越這麼說，顧老夫人越好奇，「解決兩字都用上了，可見並非什麼小事，說吧，跟祖母有什麼不能說的？」

顧知晴這才道：「我可能惹璃姊姊不高興了，昨兒個我生辰，不是給每個姑娘都備了回禮嘛，為了有趣才玩的『尋寶遊戲』，旁的姑娘最後都尋到了禮物，就璃姊姊沒尋到，她徑直回了摘星閣，我帶上禮物去尋她時卻吃了閉門羹。」

明杏也跟著道：「可不是，姑娘明明是去送回禮，卻連門都沒進去，還說已經歇下了，我們在門口分明聽到了小少爺的笑鬧聲，她明明正陪小少爺玩，也不知姑娘怎麼得罪了她，難不成自個兒尋不到禮物，丟了人，還能怪到我們姑娘頭上？」

顧知晴瞪了她一眼，「妳莫胡說，璃姊姊一向海納百川，豈會因這等小事生氣？」

明杏委屈地閉了嘴，顧知晴說完才不經意瞄了一眼顧老夫人的神情。

誰料顧老夫人也跟著道：「璃丫頭向來心胸寬廣，確實不可能因這等小事生氣，是不是在酒席上，那些貴女的言語有冒犯之處？」

見沒能上成眼藥，顧知晴心中不由冷笑了一聲，也不知鐘璃灌了什麼迷魂藥，讓她老人家這般護著。

顧知晴道：「我請的都是與我交好的，大家都知曉我有多喜愛璃姊姊，怎麼會讓她難堪？說不準是惱我硬將她拉去了花園，她一向不愛出門，也怪我為何強人所難，說起來，我也是怕她憋壞了才多勸了幾句。罷了，我中午再去看看她吧，我一向拿她當姊姊，總不能因為一點小事就生疏了。」

她句句都在退讓，可顧老夫人只點了點頭，並未多說旁的。

走出養心堂後，顧知晴臉上的笑才消失，冷聲道：「老夫人還真是護著她，一個寄人籬下的孤女也值得她抬舉，真不知怎麼想的。」

這話就差說老夫人老糊塗了。

明杏不敢接，神情有些訕訕的。

等她走後，顧老夫人在丫鬟的攙扶下去榻上歪了歪，她身體越來越差，這麼一會兒功夫便有些精神不濟。

李嬈嬈邊給她按腦袋邊道：「顧老夫人不必擔心，兩位姑娘向來交好，哪有什麼隔夜仇。」

顧老夫人卻歎口氣，「晴丫頭向來要強，什麼都要跟阿璃比，比不過就生悶氣，何苦？」說完就閉上了眼，壓根就沒信顧知晴的挑撥，她那點小伎倆在她看來著實低級。

須臾，顧老夫人才對李嬈嬈道：「罷了，妳還是去打聽一下吧，別在酒席上真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，璃丫頭那性子肯定要吃虧。」